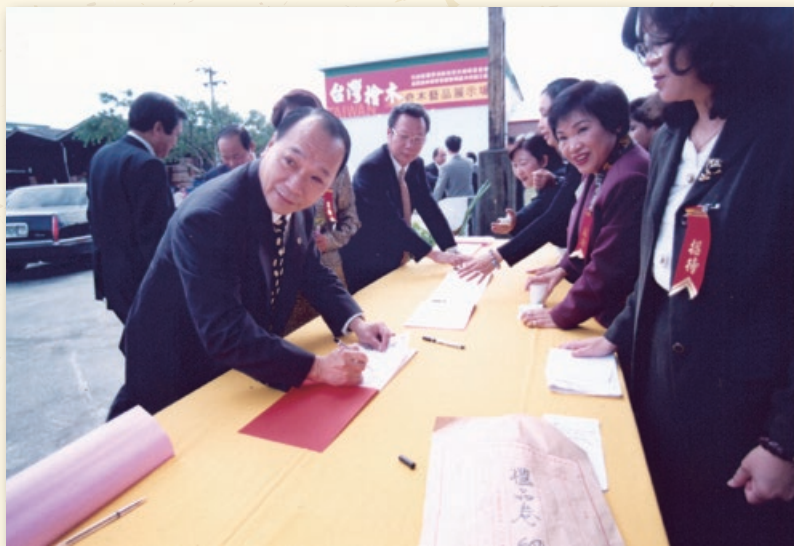


錢，第二則是要清理展示場範圍內的鋼棚，與民間廠商合作，依一般商場模式，開闢大型商業展示場，以廣拓財源。在第一個任務部分，陳純祥發現奇木展示場內的大型家具或桌子，單價動輒十幾二十萬元，商機有限，因此，他特別委商製作單價數千至數萬元不等的小型木雕作品，同時並附上說明，這使得展場業績逐步提升。但因他擔任奇木展示場經理的時間不到一年，第二項任務還未充分完成，他就又調至明池森林遊樂區擔任副理。



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六日奇木藝品展示場開幕，立法委員林建榮（左），縣議員陳金麟（中）到場致賀。

由於棲蘭及明池森林遊樂區計畫於民國九十四年委外經營，陳純祥於九十二年調至明池遊樂區最主要的目的，是督導委外前的相關業務營運，「處長原本告訴我任期是六個月，但後來連續追加三、四紙公文，我的任期就無限



奇木藝品展示場巨幅宣傳布幔，展示場經營至民國九十五年二月底。

期延長。」擔任副理的行政業務相當繁瑣，最麻煩的是每天傍晚計算收入拆帳，第二天上午再入帳存入銀行。這樣的工作一直到委外交接為止，但當初交接時，負責接收的公司許多事項準備不足，造成相當多的困擾，但無論如何，他還算是完成了長官交付的任務。

其後陳純祥又調至棲蘭工作區半年，再調回森林保育處的生產組，處理的仍然是兩個森林遊樂區相關的業務。不過，在生產組，陳純祥再度遭逢挑戰，因為當時政府各機關逐步推動相關檔案資料須人工作業上線，而森林保育處也正進行各單位財產釐清作業，陳純祥和生產組相關同仁忙碌了一整年，終於使全部的財產清單可以上線運作。而且九十七年開始要進行組織改造，他和同仁再度將財產清單格式轉換成組織改造規模，工程相當艱辛。

回首在森林開發處三十年的歲月，陳純祥充滿了感激，六十五年結婚的他，孩子在六十六年出生，「當年我在玉兔公司情況不好的時候，連過年都不敢回去臺北，而孩子當時還在上幼稚園。」對於森林開發處在他潦倒時能夠接納他，他無時無刻不想著回報這份恩情，而這些年來的努力付出，無論是苦是甜，已經盡了自己的心力，陳純祥無怨無悔。



奇木藝品展示場展售各式精雕細琢的藝品



奇木藝品展示場開幕時受到各界關注與祝賀

林書地 技術士

民國一〇三年七月二十五日
林書地於本處受訪



工頭喊大家起床的時候，整個工寮內部還是一片漆黑，剛從宜蘭農校畢業不到半年的林書地，手腳俐落地躍下臥榻，其實昨晚氣溫降得極低，迫人的寒氣，讓他整夜輾轉反側，幾乎無法入睡。穿過伙伴們擁擠的木床，他準備到戶外的浴室那一頭盥洗，門才打開，一股夾雜著雪沫的朔風灌進屋裏來，被寒風一激，林書地當場傻掉，只是目瞪口呆的望著屋外一整片的銀色世界。直到工頭拍拍他的肩要他別擋路時，他才豁然清醒，瞬間衝進十二月初的零下氣溫中，在雪地裏大呼大叫，不但堆起了雪人，還到廚房弄了些糖水，和著白雪當做剉冰吞下肚。那是民國四十八年棲蘭山上的第一場冬雪，生平第一次看到雪的興奮感，即使過了五十五年，仍然記憶猶新。「能夠到森林開發處工作真好」，這是當年十七歲，和現在七十二歲的林書地，相隔半個多世紀，所述說的同樣一句話。

宜蘭當地土生土長的林書地，家中曾經開過印刷廠，後至父親輩時印刷廠因故關閉，家境從殷實轉趨困窘，為了能夠減輕家計負擔，他考入了宜蘭農校五年制森林科就讀，因為這樣就無須考慮到後續升學的問題，而且還可以學習到實際的知識。在四十八年六月畢業後，經人介紹，林書地進入當時的森林開發籌備處，由最基層的檢尺工做起，他隨著一班老師傅、集材、伐木工人以及榮民，直接前往棲蘭山林區，進行第一線的森林開發及培育作業。

「那個年代，通常連平地的生活都不容易了，更別提山上的林班現場！」林書地印象中，當時是由人力集材，架線集材是好多年後的事了，一個工作隊大約八到十個人，人人各司其職，他的工作便是負責區分砍伐下來的原木優劣，以及丈量尺寸，所以每天都得和工人們到伐木最前線工作，體力的消耗也是非常巨大，「我們都是一大早帶了飯包出門工作，中午就在林地現場煮湯，將飯包烤熱後再吃。」生活十分清苦。

食衣住行育樂，在山上生活，吃飯是最首要解決的問題，當年工人們吃飯的食材，都是由運材卡車帶上來，同時也聘請了專責煮飯的歐巴桑，負責他們三餐飲食。至於住的工寮，也是由工人及師傅們自力搭建，「地基打好之後，用紅檜樹皮一片片編成牆壁，屋頂則是以茅草搭成，臥榻則是以雜木編排，在縫隙間襯以稻草，上面再鋪草蓆，睡起來真是凹凸不平。」山上夜間的照明還是用煤油燈，以及使用以電石（碳化鈣）和水中和反應來產生乙炔的電石燈。舉凡生活上所能夠想到的一切，都可以用「克難」

兩個字形容。



早期居住環境頗為克難，圖為原 101 支線棲蘭工作區第二餐廳。

伐木造林的工作單調又辛苦，在勞累了一天之後，休閒娛樂如何排解？其實山上有民間包商開的一間小小店舖，就是專門做他們這些第一線工

人的生意。「店裏面的太白酒是用鑊裝的，一鑊大約可以分裝十六瓶，我們每次要買酒喝時，老闆使用長勺子伸入鑊中，將酒一勺勺汲出來，大家再買些花生、麻花等零食，擺起了龍門陣，漫天閒聊中，渡過一個又一個的漫漫長夜。」從林書地的話語中似乎還能聽到燈光昏暗小店中，粗獷豪爽漢子們扯直了嗓子的喊叫吆喝聲，其間還瀰漫了似有若無的淡淡酒香，這幅場景描繪出了這些筆路藍縷、以啟山林前輩們為森林開發犧牲奉獻的清晰身影。

「我們要砍樹，當然也要種樹！」將近四十年的光陰都投注在山林第一線的林書地，對於當年造林的工作，印象深刻，尤其是那些埋頭苦幹的榮民們。五十一年至

五十四年間，森林開發處逐步施行塑膠袋育苗，林書地記得很清楚，「用塑膠袋將苗木包好後，一袋袋放進籬筐中，一個籬筐放四十袋，每個榮民就是一擔兩個籬筐往山上挑，他們真的很辛苦。」而在施行塑膠袋育苗作業後，樹苗存活率高，森林開發處的造林績效可以說是傲視全臺。



民國五十二年左右山區工寮所提供的書報雜誌



民國五十年代在處部籃球場所舉辦的員工球類比賽

在林地第一線工作，除了辛苦外，危險性同樣很高，因此殉職的也大有人在。林書地印象中，有一次同事在鋸一株大樹時，由於大樹中間開裂，鋸子鋸到中間時，裂掉的那半邊樹就向後倒，被樹幹壓到的同事當場殉職，這是他親眼所見，想忘也忘不了。而在還沒有架線集材時，由人力集材也相當危險，由山上向下滑運時，也曾有同仁被原木擊中，連腦袋都被削去了半邊。

即使辛苦危險，但林書地對於山上的工作仍樂此不疲。不過，談到因為外界誤解而引發的清理枯立倒木事件，林書地仍然神情一黯，對於自己也被列為被告，他說，處裏每位同仁辛勞公務，卻還因此被告，心中自然不舒服。外界接收到有心人士散布的不實消息，自然也對開發處產生誤解，但學者專家或檢方到山上現場看過後，都能理解同仁對於森林保育的用心，因此，儘管纏訟時間頗久，但最後還是能夠判決無罪，還他們清白。



民國六十年代健康檢查，可以看出森開處除了對員工之外，也對附近居民提供醫療服務。

至於引發森林界爭議的在臺種植柳杉問題，林書地則以自己的經驗指出，柳杉和檜木在生長的時間和材質上都有很大的不同。樹苗種下後，在前十五年，柳杉生長的速度要快過檜木許多，但到了三十五年之後，檜木的生長質與量都要遠遠超過柳杉。因為柳杉在日本種植時，由於環境的不同，材質要比臺灣好得多，但棲蘭附近的環境潮濕多雨，柳杉外表還覆蓋著苔蘚植物，使得柳杉黑心，幾乎沒有經濟價值。

林書地在山上的工作到六十八年，暫時告一段落，他被調到林業工作隊高植（高速公路植樹）小組，負責中山高全線中央分隔島的植栽。由於當時的職務是工地監工，所以每天也得到工地現場，與大家一起幹活，中山高全線中央分隔島植栽，均是由森林開發處負責，一直到七十二年全線完成，四年來無分晝夜在烈日下工作，等到完工後，林書地整個人曬得如同黑炭一般。「當時的植栽區分很清楚，高速公路每一個區段要種什麼樣的樹種，都得經過研究，尋找最適合當地氣候環境、最能存活的樹種來種植。」

因為要監工，所以林書地也得負責與工程的各細項承包商接觸來往，除了工程品質，防止工程弊端的發生，也成為他重要的工作之一。「有些包商真的很『奸巧』，他用低價搶標了中央分隔島的樹種之後，在進貨時，為了減少成本損失，他們竟然可以用樹枝插在土裏，偽裝成是樹苗，如果沒有詳細檢查，吃了大虧也不知道。」這種李代桃僵的手法被林書地識破，當場即時退貨，重新送上真的樹苗。

高速公路工程完工之後，林書地再度歸建開發處，重新回到他最喜愛的第一線造林工作，當時他被調到和平立霧溪工作站進行造林，那個地區的交通狀況更為不便，要到達得搭乘三段流籠，非常辛苦，地點大致在太魯閣，慈母亭附近，由綠水再往上爬。儘管對於體力是一大考驗，但因為是自己喜歡的工作，所以林書地一直樂在其中，直到他九十二年退休離開，總計他為森林開發處奉獻了四十三年的寶貴青春。

退休後，林書地並沒有閒著，因為在民國七十年代，太太想學國標舞，所以在閒暇時和太太一起去學，這一跳跳出了興趣，自己精益求精的結果，竟然成為師資人才。在退休後，和太太在宜蘭的光復國小授課，一開課，盛況空前，超過百人來學習倫巴。他印象很深刻的是，有位警員的媽媽，因為動作比較遲緩，在別的老師處學舞，一直學不會，到他這兒後，以鼓勵代替苛責，以信心化解壓力，使得那位媽媽終於順利學成，而教舞的好口碑也使學生越來越多。

不過，後來因為罹患三叉神經疾病，一觸及左邊頭皮，便像觸電一般，十分痛苦，看了許多醫院都無法根治，也使得體力大不如前。目前也無法再教授國標舞，「健康最重要！」即使身體狀況沒有以前好，仍然要求自己每天早起散步快走，維持運動狀態，這也是在山上多年來所養成的良好習慣，「我的雙眼視力到現在都還分別是一點零及一點二，就是長年在山上看著青山綠水的關係。」感恩森林開發處及山林對自己的一切照顧，這四十三年，林書地

自認過得非常踏實，即使人生可以重來，他仍然會選擇同樣的路。



民國六十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一屆榮民節員工子女大合唱



本處早年員工開會投票情形

高山上的「行」

輔導會森林開發處所轄林區包含烏來、宜蘭、太平山以及大溪四個事業區，範圍涵蓋新北市、宜蘭、花蓮、新竹、桃園、南投等縣市，面積廣達八萬七千多公頃，在這麼廣袤的山區內，由於公路及林道有限，開發處員工在山中行的方面，就得「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」了。

其中以負責開採樹材的前哨林班為例，部分位於深山之內的林班，甚至連林道都無法通達，但其間載運木材的車輛仍需送抵當地，於是開發處便將整輛卡車拆卸成各組件，分批以人力或流籠等方式運上山，到林班所在地時，再來進行組裝，完成後則行走於林班與伐木前哨之間。

至於上下山的交通工具，則主要以運材車為主，因為在將各林道交由公路局負責管理維護之前，當地也沒有固定的客運交通，開發處雖自有客運巴士，但是以員工及其眷屬往來於市區之間為主，山間的交通，運材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，但絕大多數時間，員工的雙腿才是真正的交通工具。



民國六十年代
本處交通車

高山上的「樂」

高山上的風景儘管優美，但森林開發處負責築路、伐木、保林、造林等工作人員往往因為工作繁重又危險，根本無心欣賞，加上山中無甲子，生活單調枯燥，開發處在最鼎盛時期，山上的員工超過二千人，如何滿足員工在工作之餘的休閒活動，顯得格外重要。

當年在山上工寮集中地附近，有所謂的「小上海」，集合了包括茶館、酒館、賭場等場所，由於交通不便，工作人員在工作餘暇也難以下山，於是便前往小上海喝茶、喝酒聊天，或打打小牌消遣，以度過漫漫長夜。這些場所的管理要求也十分嚴格，避免員工於其間鬧事，由於山上人數眾多，生意均非常興隆。

此外，到了真正休長假及發放薪資的時候，山下的宜蘭市，各家旅館可謂人滿為患，山上工作同仁口袋滿滿，全都下山尋求消遣娛樂，以紓緩山中工作的辛勞與緊張，拜森林開發處同仁所賜，宜蘭市在當年也是繁榮一時。



棲蘭山工作區上方的原築路隊營舍，人多時上方的休閒處有「小上海」之稱。

許承蔚

技術士

民國一〇三年六月二十六日
許承蔚於本處受訪



在大巴士的方向盤後坐定，許承蔚抬頭透過大片的擋風玻璃外望，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，眼前是牛鬥通往執信橋的曲折彎路，儘管才剛進入山區，但沿著山壁盤旋前行的單線泥石路，伴隨著無數的髮夾彎，一路蜿蜒向前，竟似看不見盡頭一般，對於駕駛來說，其實是項艱難的考驗。與他一同上車，坐在副座上的考官朝他點點頭，以眼神示意他可以開始，許承蔚咬咬牙，發動引擎，將排檔上推，油門一踩，車子緩緩向前，迎接這項測試的挑戰。巴士這一啟動，也開啟了許承蔚在輔導會森林保育處三十三年的工作生涯。

民國二十年年尾出生的許承蔚，是江西會昌人，鄉音雖不明顯，但江西腔調卻清晰可辨，童年的生活雖然清苦，但至少仍可溫飽，但隨著抗日戰爭，以及國共內戰的大時

代洪流，許承蔚也不免被捲入這巨大的漩渦之中。加入軍隊後，各地轉戰，再隨著部隊一路輾轉來臺，其間吃的苦，許承蔚不想多談，「那個時候，阿兵哥的生活怎麼可能好過？」

許承蔚在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，以上士的階級退伍，「當時上士的薪資一個月才一百三十元」，軍人日子的清苦可想而知。由於他在服役時，曾至裝甲兵學校受過訓，學會了開車及修車等技能，因此，退伍後他在石門水庫找到了一個開重機械車的工作，「石門水庫的薪水，一個月是一千三百元。」許承蔚眯著眼睛回憶當年的生活，雖然已經是軍人薪資的十倍，但要成家立業仍然困難。

就在此時，許承蔚從中央日報上，看到了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要招考運材車司機的公告，上面最誘人的內容是，「薪水保證每個月三千元」，這讓許承蔚頗為心動，隨即便到臺北報考，經過體檢以及幾次面試，許承蔚和其他九個人，取得了最後路考的資格，必須到宜蘭森林開發處取材的路段，進行實地測試。「這段路確實蠻危險的，所以路考結束之後，當時參加考試的十個人之中，只有我和一位蕭姓同事來報到。」

運材路途雖然危險，但對於曾先後在金門待過六年，並打過古寧頭戰役的許承蔚來說，開山路怎可能比戰爭還要可怕？所以他理所當然在接獲通知後，便到森林開發處報到。他記得很清楚，是五十一年五月來報到，但當時內定由他駕駛的那輛大型運材車因為引擎故障，送到鐵路局進行整修，因為無車可開，他只好先回石門水庫，一直等

到車修理好之後，他才被通知在九月來正式上班。

「因為當時考試用的是公路局的大巴士，所以來上班後，第一次開 KW（由美國進口的重型運材卡車），其實心裏真的非常緊張。」儘管打仗時勇猛頑強，但真要駕這款猶如巨型猛獸般的大卡車，行走山上蜿蜒曲折、崎嶇不平的林道時，許承蔚憶起五十多年前的往事，那種七上八下，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於今思之，仍是恍如昨日。等他平安將整車樹材載到山下儲木廠，終能喘口氣時，近十月的秋涼天氣，背後的衣衫仍被汗水浸個濕透。



許承蔚的心情不難體會，即使時間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，現在重走一趟當年運材車司機上下山的路徑，由宜蘭走臺七線，於百韜橋前右折上山，經棲蘭山工作站，至一百線守衛站處左轉，正式進入 100 線林道，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林道依舊是碎石子路，遍布坑洞，大型休旅車行經其上，仍不免搖晃顛簸。時空跳回五十年前，泥土石子路般的羊腸小徑，又如何承受大型運材車滿載時，超過二十四公噸的重量，開著這樣的重車上下山，心裏又得擔負起多少的壓力？



棲蘭山工作區運材作業

許承蔚笑說，為了運材，山上的各林道，他幾乎都已跑遍，但第一次由 100 線入山時，上山的泥石小徑，仍讓他覺得在考路考時的彎曲山路，猶如康莊大道一般。「因為山上各林道全由人工開闢，所以許多路段為趕時間，其

實彎度是不足的，但因為運材車的體積大，以致於車輛在上下山時，遇到這種角度不足的過彎處，無法一次彎過去，還得前進後退好幾次才能通過。」講到驚險處，許承蔚忍不住連說帶比，「下山時壓力最大，因為加上樹材的重量，下坡時就不得了，有時煞車都煞不住，煞車鼓都磨到冒煙，還得用水降溫。」他形容這就好像「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幹活兒」。



載運木材經過林道狹小處總是考驗著駕駛的技術

開運材車跑山路，自然也遇到過危機，有一次許承蔚在跑第二趟下山時，過了工作站沒多久，方向盤的液壓泵浦突然失靈，因為車上載滿木材，車子又更重，方向盤根本打不動，他只能儘量壓低速度，車子向路邊衝，還好最後是卡在橋墩上，「否則，我大概連人帶車就一起衝下山去了！」許承蔚還記得，自己是森林開發處第二批來報到

的司機，第一批司機中，有一位在第一次開車載材下山時，因為路基鬆軟，車子往路邊傾側向衝，整個引擎都撞壞了，這也就是他剛來報到時，引擎在鐵路局修理的原因，而那位司機在下山後，立刻辭職不幹。

另外一次更驚險，那是在颱風過後，部分林道坍方無法通行，許承蔚和另一位駕駛繞路走河床沿岸，行經大同鄉公所附近時，水已經漫了上來，但因為過了河，就離貯木場不遠了，許承蔚和同伴商量後，決定渡河往前衝，最後兩輛運材車在上升的河水衝擊下，有驚無險的過了河，但隨在他們後面的另一輛卡車，就沒有這麼幸運了，车子在河中熄火，被河水給沖走，所幸駕駛跳車逃生。「事後

想想，應該是我們的KW車高，加上排氣管是如煙囪般立在右側車門後側，不會被水浸到，所以相對安全。」



民國五十年代木材裝車作業

雖然當初報上的廣告是保證開運材車每月的薪資是三千元，但許承蔚來報到後才了解，開運材車是按件計酬，拉一車木材是一百三十元，為了能多賺些錢，許承蔚也是拚了命的工作，最多一個